

<<女人很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女人很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3212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3215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中非

页数：49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女人很近>>

### 前言

1 多年前，一个极偶然的偶然，我走进“龙坊”；  
女人异质的芬芳，扑面而来；女人极性的自然，满目葱茏。  
由不得人心中不涌起一种久违的亲切的惬意，抑或更夹杂一种激情豪迈的心灵颤动！  
那一刹那间，便决意写她，写下这个世间外的女人。

匆匆在女人怀抱搁浅下来。  
而且力图深入并盘踞于女人海一般狂野的心。  
却发现，女人原本一片未经涉世的原始次生态处女地，可怀抱的男人大多寡学陋识，早已有过太多的粗鲁和低俗。

女人也早已被现实意识与世俗潮流割据，且更面临潜意识的享乐性肆意糟蹋……不过，  
女人仍然苟延着姿色与梦幻，脸庞却日渐混浊而且模糊。  
才明白，女人早已不是我的女人，或者根本不是我的女人，或者，我的女人，早已远去，早已流离失所，浪迹天涯，在水一方。

所以，我现在写来，实在是对过去的一种痛苦记忆，对现在的一种赤诚愤怒，以及对未来的一种满腔想象。

2女人，天定就是自然的精灵，以及精灵的自然。

一个女人就是一片天空，以及天空中一朵云，一束光，一阵风，一场雨。  
一个女人也是一座山，以及山上一条路，一道崖，一棵树，一株草，一丛花，一片叶，或者一注溪水，一汪涌泉，一只飞禽，一头走兽。

## <<女人很近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女人很近》作者以超然、夸张的想象，用比较跳跃、抽象的文字，以貌似杂乱无章、实质内在联系紧密的结构，描述了南海海滨一个叫龙坊的古老、纯朴的小渔村开发、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城区的过程，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阵痛、挫折和教训。

小说用较大的篇幅描绘了男女情感纠葛，把女人当作自然、当作精神，当作一首诗来写。

作品从真善美的角度，大胆解剖并深刻反省了私欲膨胀与情感异化的丑现象，有力地表达和升华了人们对美好爱情与正义公平、道德情操的执着向往和追求。

妃那聘金不足，未婚妻被夺，跳海不死，落入鸭鸨之手。

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腰缠万贯回到龙坊。

那子已是寡妇，爱他却守身如玉。

妃那不在乎爱，只图占有，被迫走入官场，再遇红灯，以潜规则相克。

官越大，那子越远，罪恶的手伸向她女儿。

## <<女人很近>>

### 作者简介

中非，生于湖南，原本学农，后自修中文、新闻，再又自学经济管理，以及法学，医学。曾长期从事文秘、新闻、编辑工作，也曾辗转商、农、企、党、政与教育领域。曾任某市委书记专职秘书、秘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、青年文学协会会长，现在广东从事宣传文化工作。

## <<女人很近>>

### 书籍目录

代序与跋第一章 男人：女人的欲望都市第二章 缘分：前生来世的罪孽第三章 水妃：女人之性感象征第四章 逃婚：走麦城一地红灯第五章 生命：狂野的电闪雷鸣第六章 省妻：复仇的原始温柔第七章 口技：墨守潜规的儿戏第八章 躁动：无与伦比的伤痛第九章 乱伦：逻辑的绝对简单第十章 潮歌：洒满阳光的幌子第十一章 情欲：怦然心动的墓碑第十二章 龙坊：灵魂出窍的城市第十三章 野合：阳痿的快乐记忆第十四章 女人：男人永远的远方

## &lt;&lt;女人很近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男人：女人的欲望都市 男人从远处走进女人，愈近愈远。

女人从远处走出男人，愈远愈近。

这个男人，从谷底小径走来，脚踏水妃木屐，横过车辙古道，跌落在宽带高速。

走在来的路上，找不到去的出口。

高架桥盘旋心头，流过龙坊，直抵海上梦幻都市，飞溅出水妃滩万种风情。

更有网络硬盘不幸邂逅八十元的保鲜处女膜，鲜嫩欲滴，落地生根，绽放一地罌粟花，血色一样夺魂的美丽。

纵然时髦在古老的杂交胚胎中为所欲为，放荡无羁，唯有肉欲狂澜中的爱情守寡至今。

一 男人勃起生硬的目光，闯入女人胸谷。

女人还不是实质意义的女人，只是尚未经世、且可以任由母亲呼来唤去的女儿。

人们生性习惯于删繁就简，直取其用。

宇宙就是天地之间，世界只有阴阳两体，人间分别男人女人。

只要生来腿间裂缝开叉，便是女人。

水妃说，女人就是作坊，造人的作坊。

女人不分年龄大小，胖瘦高矮，注定都是男人的作坊。

如今，科技创造时髦，我们改称工厂，人类工厂。

工厂当然有生产者，男人就是合法生产者，就是作坊主。

我们的生产者哟，您的勤劳苦干与挥汗如雨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利润空间，您的花样滑冰与三级跳水竞技，播种我们天堂陌路的幸福之泉。

走进您粗犷的温柔，我们就是绑架在一个疯吟狂舞的国度，就是卷入一次烧、杀、虏、抢的狂暴，就是自焚于一场灵与肉炼狱的童话闹剧。

我们被您剥夺得体无完肤，欲仙欲死。

可是哟，我们毫不退缩，勇往直前。

我们舍生救死，留连不返。

女人走在背道而驰的平行线上，把进和退双双踩在脚下。

左高速，右高频，互动却不协调。

变幻但是永恒。

不曾想，现代才又吹响理性的号角，原始早已放纵野性之律动。

更在欲望的双向驱动轮下，女人志愿撕裂一腔腔深深的伤口，搓揉一条条雾雨朦胧的峡谷，凿穿一个个彩色共振的黑洞。

世俗无奈。

女人的世俗永远只是一部全自动生产机，一条传宗接代的作业流水线。

当然，女人仍然还是一方永远的原欲厚土，建构着永远快乐的高楼大厦，把男人生养成粗俗动感的繁华都市，张灯结彩，招摇撞骗。

女人早有了女人的胸谷。

胸谷悠悠，胸谷颤颤，胸谷蜂飞蝶舞，雾霭迷朦。

自然，女人也有了女人惘然若失的凝眸：&mdash;&mdash;那是孔雀开屏前夕的蠢蠢欲动。

&mdash;&mdash;那是打湿心灵触觉的懵懵懂懂。

&mdash;&mdash;那是放飞想象翅膀的朦朦胧胧。

&mdash;&mdash;那是收藏心房颤动的漠漠然然。

女人十三、四岁，一脸稚气，却以惊人的亲昵，无瑕仰望着男人，毫无尴尬的羞涩。

女人此时是不设防的，充满好奇、怪诞、柔情、撒野、冲动和想望。

女人天生在乎男人的回眸与殷情，总欲深入并占领男人的心，且当自作聪明的好玩、淘气与娇情，自得其乐，自取其趣。

却浑然不知，男人射向她的目光，是如何地暗藏着多么的不怀好意，还有陷井和淫秽。

## &lt;&lt;女人很近&gt;&gt;

? 女人的每个器官，每个身体部分，早已拷贝为性感的圣餐，点击出情欲的圣经。  
女人是一首不老的青春歌谣，一把古老的流线型小提琴，一支激荡原欲的交响协奏曲。  
多年以后，我们共同走进爱的殿堂，经受暴风骤雨的洗礼，感受绚丽彩虹的浸染，我的肉体终究成为你精神的纪念，灵魂却摆在诗坛，当作最后的爱情祭典。  
我们啊，流放了诗的旋律，豢养了诗的裸体，还一并点击着诗的欲望，夹杂着我们的未来，走向峡谷深渊。

女人正是梦的泛滥年代，总可以堕落五彩迷离的幻境，并情愿沉睡其中不醒。  
可是，女人还不知道，自己也正是母亲梦的产品，以及自己今后的生产是否也是梦的源头与结晶？

二 多年前，那子尚且还是抵押品，锁定于一个苍老契约，任由白色叛逆的梦魇无端怂恿与困扰，身不由己。

偏偏再遭亲生父亲野蛮劫持，悬挂到人肉市场，捆绑在血色婚床，任由一次次强奸侥幸谋杀黑色梦游的魂魄。

两种梦一种罪恶，一样无耻。

那子的处女膜早已戳穿，滴血不止。

可谁又料到，红、黑、白三色混交，死亡不曾继续，反倒衍生一种肉欲的神奇，拷贝一组组彩色蒙太奇。

色彩终究是有了，不再黑、白单调，可轮廓又永远不如黑白那样清晰、明亮，刻骨铭心。

同样还是摧残。

那子乱发披肩，神滞目呆，阴不打阳，阴阳无力，走进木麻黄丛林。

木麻黄正是阴阳树。

树干一、二十米高，直冲云霄，枝叶繁密、纤细，象松又象柳。

象松柏，坚韧挺拔，耐干旱，抗盐渍，靠海越近，生长越快，只要深深扎根，十二级台风施虐，也只能湿吹胡子干瞪眼，无可奈何。

象杨柳，婀娜多姿，婆娑袅袅如烟。

近看，一株木麻黄，就是一个青丝披肩的风情少女。

远望，一片木麻黄，就是笼住一团薄雾的飘逸梦想。

? 水妃滩长裙及地，遮隐一派秀秘春光，但把艳丽升华为透迤清纯的朦胧。

这是木麻黄。

那龙山平步青云，巍然耸立，又把狂风、惊雷、巨浪亲吻拥抱成永恒的痴情。

这也是木麻黄。

木麻黄刚柔相济，和谐生辉，莫非正是水妃滩与那龙山长相厮守的信物？

木麻黄不止是信物，还是长城。

绿色长城。

? 君不见，龙坊海岸线有多长，木麻黄林带就有多长。

而且，无处不是生长得那样伟岸豪迈，那样动感无限，那样沉思遐想，那样蜿蜒飘缈。

不是梦也是梦。

那子走在木麻黄林，却看不见木麻黄。

木麻黄早已不是木麻黄，而是满眼妃那，满眼水妃。

一个月来，那子天天来到这里，呼唤妃那，呼唤水妃。

妃那没有回音，妃那投了海，妃那大约死了。

水妃同样投的海，水妃确实死了。

但水妃无时不有，无处不在？

！

此时，水妃就是木麻黄。

木麻黄就是水妃。

那子紧紧依偎水妃，一坐就是半天一天，一哭也是一天半天。

但谁也无言，谁也无语。

## &lt;&lt;女人很近&gt;&gt;

只有水妃无微不至的倾听拥抱那子，只有水妃轻柔扑面的摩挲抚慰那子。  
这就是水妃给那子以坚强的理由。

我啊，因这块感情伤怀之地而生，就一定为这片苍茫之海而死？  
妃那可以出走，可以消失，可以自由赴生赴死，我可以么？

不可以，为什么又可以？

可以，又为什么不可以？

那子掩面沉思，自问自答。

答案很现实，却不是答案。

有异光射来。

抬头望去，太阳点燃熊熊大火，燃烧着海水和云朵，满天通红。

海天一色之处，只见一座火焰山，巍峨、雄浑无比。

我的眼球染成一对火红的幻想。

我看见，我仰卧在猩红的海面，那是红地毯？

我怀里抱住一团火，那是那龙山顶的峰火。

峰火窜入体内，运动着火辣辣的节律。

刹那间，火是妃那，妃那在我腿间自由出入，又把太阳大胆压入海底，烤焦我一声声呻吟&hellip;&hellip; 丈夫站在我面前，切断我的凝视。

我从丈夫腿间收回目光，抬头，竟与妃那四目相对。

就是妃那！

我惊狂是喜。

我知道我双腿已经湿润成溪，欲望的弦弓张箭弩。

我不顾一切，疯狂扑去。

晚上，丈夫再次圆满进入。

新婚来，活着的那子，丈夫不曾一碰。

只有那子睡了，他才屏声静气，蹑手蹑脚，小心绑住她的手足，捂住她的嘴，然后仿虎效狼，强行进入。

这时，那子两眼紧闭，牙关紧咬，一脸抽搐的丑陋，那子死了。

今晚，这是那子第二次自愿接纳。

活生生的接纳。

那子饱尝一种充实和满足。

那子梦见那龙山烽火再起，早已把天空云彩焙烙出蝌蚪无数，火红窜动，摇头摆尾，跌跌撞撞竞相夺路奔跑。

梦中，那子吞火而孕，怀上山子。

山子当然不会明白那子过去的梦，却有了与那子现在相似的梦。

山子走进小城。

小城陌生，却又有种莫名的亲切。

小城街道很窄，楼房很高。

两旁到处长着“女人树”，密密麻麻，参差不齐。

女人树开满“阴阳花”。

阴阳花艳红艳红，粉嫩粉嫩。

山子知道，女人树是神树。

几百年来，唯水妃墓上生长一株。

女人树也是女人身材，有三围之形，显凹凸之态。

树枝又如千手观音，且每枝花开五朵。

叫五指花。

五指花阴阳一体，花开，花蕊如三岁女阴，粉红嫩丽。

花谢，花茎如稚童阳茎，水灵若藕。



## &lt;&lt;女人很近&gt;&gt;

故又称阴阳花。

阴阳花还有灵性，背着阳光花开，对着阳光花谢，男人近闻花开，女人触之花谢。十足一种放荡之花。

吓，亵渎之言，罪过，罪过。

阴阳花半个月一个花期，四季花开花落不断，且与南海潮汐相契。

自古都这么说，女人树，阴阳花，皆源于水妃。

水妃死后，三天入土，七天长出“女人树”，十天枝繁叶茂抽芽吐苞，半个月花开花谢。如此怪异之花，人见人惶，唯恐大祸临头，凶多吉少，个个躲如瘟疫，避之乖远。

待到阴阳花再次开放，人人平安无事。

有智者便由梁山伯、祝英台之死，双双化蝶，从墓中比翼齐飞，才臆想到女人树亦乃水妃化身无疑。从此改称水妃树，尊为神树圣花。

龙坊之外，也会有水妃树、阴阳花，且如此之多，漫天遍野？

？

山子惊讶无比，疑惑不已。

抬头再看，更惊出一身冷汗。

城楼高耸云天，目之所及，处处开满阴阳花。

而且，阴阳花朵朵都作男孩子撒尿状，冲天喷涌水柱……我自觉脸红脸臊多于诧异，多于惊恐。

低头又见前方涌来一群怪物。

不是怪物，而是人群。

人群头顶，不是头顶，而是肩上。

个个扛着阴阳花。

不是扛上阴阳花。

阴阳花就是人头。

人群加速而来，愈来愈近，愈近愈看不是人，愈看愈是一片阴阳花。

山子转身跳进洞黑洞黑的窗户。

窗户也是阴阳花，或者就是类似力量。

山子弹回大街中央，跌倒在地。

人群瞬间消失，无影无踪，或者早已融合为一辆大卡车。

大卡车疯也似直冲我来。

我想拼力躲避，但一动也不能动弹。

我铺展开身体，定格为大写的“人”字。

我呼叫水妃。

水妃在我心中嘲笑。

不是嘲笑，而是奸笑？

嘲笑与奸笑有什么不同？

我来不及辨别。

大卡车碾过我的胸部，腹部，和下体。

我蓦然发现，巨大的车轮又是阴阳花！

阴阳花掳去我的衣裤，我浑身上下赤条条，一丝不挂。

大卡车远去，我已经昏死，却分明发现自己腿间血流如注。

我并未真正昏死。

我就是水妃，我比任何人都清醒。

我看见人群变成蚂蚁，从四面八方爬过来，爬到我身上。

我每寸肌肤每个毛孔都粘满蚂蚁，蚂蚁笨拙地舔我，骚扰我，还要在我身上跳舞唱歌。

我感觉惬意。

我渴望拥抱蚂蚁的舞步。

## &lt;&lt;女人很近&gt;&gt;

蚂蚁一只腿伸入下体，立即传感出一种酸楚，痒痒的酸，腻腻的楚，竟然激活了我手的力量。左手已经灵活自如。

我用力拍打蚂蚁，用腥血淹没它。

这不懂事、不害臊的红蚂蚁。

不错，正是那只红蚂蚁。

蚂蚁抬头大笑，莫非又是奸笑？

蚂蚁又踢踢腿，不安分的腿，粗鲁的腿。

我痛得惊叫。

惊叫没有声音，也不是声音。

只有抽搐。

以牙还牙，以腿治腿。

我也抬腿踢去。

腿收拢回来，见到的竟然是——妃那血红的水妃脸。

山子憋着一脸的恐惧，不喊不快。

可就是喊叫不出来。

胀的那个心慌意乱，那个难受劲哦。

但与当年接生婆倒提她的双腿，死劲抽打屁股，咕嘟一声喷射羊水不一样。

这一回，山子一蹬脚，腿间一注热流喷涌而来。

山子终于叫出声来，“啊——”

“地弹坐起来。

原来是梦。

山子早熟，八岁来了初经。

此时，山子在这个城，那子却在那座城。

那座城只见城门，不见城楼。

城门洞开，却高挂禁行标志，不许擅入。

无奈城外大火风卷残云，还是那样的火烧云。

火烧云生长着三条腿，瞄准那子俯冲而来。

那子无路可走，逼入城门。

城门竟是男人肮脏脏的手、毛茸茸的脚。

男人大喝一声：来者何人，竟敢擅闯欲海淫都！

不由分说，早已伸手夹腿剥去女人外衣外裤。

那子惊愕半晌，答话总算镇定自若：我是水妃，其奈我何？

话语与城门一道铿锵落地。

那子庆幸自己闯入城中，躲过火劫。

我更诧异，我竟然身穿十套衣裤。

难怪天热如火。

我又暗自得意，多亏早有预谋，无伤大雅，何妨何妨？

却未曾料到，才入城门，又见城门，又剥去一套。

剥就剥！

尽管费力地剥，就算你再剥、再扯十次、八次，又如何能够难倒我？

才凉快着哩。

竟一语言中。

城门一道连着一道，不见终结，仿佛就是一个城门之城。

那子已经闯过九道城门，剥去九套衣裤。

那子只剩下最后的乳罩和裤衩。

真正三点式。

天哪，前方还是只见城门不见城！

## &lt;&lt;女人很近&gt;&gt;

我惊惶失措，顿时了无主张，身体筛糠一般，颤栗不止。

我有些冷。

大约在冬季？

龙坊的冬季不冷。

哦，我在城市，城市的冬季就是如此这般的冷。

不对，城市没有冬季。

身后的门早已缝合，成为城墙。

退路已绝，容不得我再多思索。

只得铤而走险，背水一战，但看谁是英雄好汉。

那子的赤裸不是好汉，却是英雄！

那子昂首入城，城终不是城，而是荒山野岭，鬼哭狼嚎，又是绝壁深渊，虎口豹牙。

呜呼，怪哉！

面对这一切，那子竟然浑身是胆，了无害怕。

竟然一草一木，一景一色，无不眼熟，无不亲切。

一条大河拦住去路。

那子气喘未定，不明就里，早已落水。

那子举起双手，竟成大树。

树上开满阴阳花。

又是女人树阴阳花！

我嗅出阴阳花的芳香，就是男人精水的腥臊气息。

我陡地明白，刚刚闯过来的，正是龙坊，十道城门就是丈夫生前赋予的十条禁令。

那子倒抽一口凉气，伸手抚摸阴阳花。

阴阳花瞬间疲软并且枯萎。

融为一体，然后重生。

是水妃的声音和话语。

那子不敢怠慢，摘下一朵朵阴阳花，塞入下体。

下体有溪径通幽，激活了女人树的根目录。

阴阳花重新抖擞精神，绽放舞爪张牙。

阴阳花顶住我脐孔，把我托举到半空，摇拽出一个漩涡。

漩涡巨大，汹涌激荡。

我在漩涡拼死挣扎。

丈夫仰卧地下挤眉弄眼。

妃那匍匐天上呢喃如燕。

颠倒。

妃那在地下顶住我，丈夫从天上压住我。

两个男人各自喝令阳茎粗壮生长，阳茎变成金箍棒，同时穿透我的躯体，对接成一根螺旋轴。

我是轴心的指南针。

指南针找不到南北，指南针指向天堂，瞄准地狱。

地狱快乐电闪，天堂哭泣雷鸣。

我使出浑身解数，把地狱、天堂一并揉合。

怎料想，神仙与魔鬼相互撕杀，拼死争夺我的肉体。

我已经满身伤痕，通体痉挛。

我挤压在天堂和地狱之间，喘气不了。

我渴望中止，渴望静憩，渴望自然，渴望和风细浪。

可漩涡之流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互不相让。

惯性终于把我抛出九天云外。

我在远方找到妃那，落在妃那怀里。

<<女人很近>>

妃那已是一匹巨狼。  
腾爪奋蹄扑向我，将我撕为两半。  
一半扛在肩上，一半夹紧在大腿中央。  
我痛得嚎叫如狼。  
原来我也早已是一匹母狼。  
我把他捏成一团肉丸，重新塞回子宫。  
我要的是，他始终是我的肉，我的儿，我的妃那，永不分离。  
他不情不愿，大耍金箍棒，无情撞击我的宫颈口，洒下一路伤痕，夺门而去。  
&hellip;&hellip;

## <<女人很近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中非的想象是奇特的，但是，在他的内心，还是渴望写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，尤其是两性对抗中那些奥妙、细小的经验，他用力尤深。

他小说中的一些场景，我读后常常觉得压抑，可盯比于苦难和荒诞，小说家毕竟是仁慈的，他们还试图在生活中灰烬发现希望。

或放，在这样一个悲凉的时代，持续写作本身有时比写了什么更为重要。

——谢有顺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 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言情作品。

故事是悲情的，也是冷漠的，肉欲和人性甚至伦理纲常的激情交织，折射出作品的深刻内涵，故而从某种程度上，升华了作品的品味，让人觉得欲而不淫，媚而不俗。

相信不同的人看来，能从中领会出完全不同的意境。

——书芸（天下书盟书评员） 你具有视觉想象力，仿佛能看到远古的幻境，这些幻境偶尔会出现在我们沉睡时的梦幻中，但我看到只有你捕捉到了它。

祝愿小说频道有更多你这种奇才奇文出现。

——舒展（椰树下——中国原创校园文学联盟小说频道主编）

<<女人很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